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怀念诗人
翻译家
穆旦

江苏人民出版社

K825.6
177
2

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杜运燮 袁可嘉 周与良 编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BDSO/68

B 47468

封面设计 曹辛之
封面图 黄雅莉雕塑《静穆》之一
责任编辑 李景端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杜运燮 袁可嘉 周与良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县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875 插页3 字数169,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40册

ISBN 7-214-00055-5

I·11 定价: 2.00 元



◀ 一九五〇年摄于芝加哥大学内

英传、查明传合影
▶ 穆旦、周与良夫妇与两个儿子查



◀ 穆旦夫妇与两个女儿查媛、查平合影

目 次

穆旦：由来与归宿·····	王佐良 (1)
诗人穆旦的位置·····	袁可嘉 (11)
穆旦的诗和译诗·····	周珏良 (19)
诗人与矛盾·····	郑 敏 (30)
穆旦与现代的“我”·····	梁秉钧 (43)
现代杰出的诗人穆旦·····	唐 祈 (55)
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	蓝棣之 (60)
谈查良铮的诗歌翻译·····	马文通 (78)
查良铮译《欧根·奥涅金》的艺术成就·····	孙剑平 (86)
生命的搏动 知性的升华·····	王圣思 (94)
诗人穆旦早年在天津 的新诗创作·····	殷 之 夏家善 (100)
《儿童花园》与查良铮·····	应 之 (109)
穆旦著译的背后·····	杜运燮 (110)
对穆旦诗的评论简摘 (1946—1985)·····	(122)
怀念良铮·····	周与良 (130)
忆父亲·····	英 明 瑗 平 (136)
怀念良铮哥哥·····	查良钤 (145)
旗——忆良铮·····	巫宁坤 (147)
忆诗人穆旦·····	唐 湜 (151)

诗情常在，余韵绵绵·····	罗寄一 (158)
一面之师·····	柳士同 (165)
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	郭保卫 (169)
诗田里的一位辛勤耕耘者·····	孙志鸣 (185)
穆旦小传·····	(192)
穆旦(查良铮)著译目录·····	(195)
附穆旦诗七首：《赞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春》、《诗八首》、《冬》、《合唱》、《五月》·····	(197)
后 记·····	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 (214)

穆旦：由来与归宿

王佐良

良铮过早地走了，但我们还在读着穆旦的诗。

穆旦是怎样形成的？

30年代中期，中国人陷于外敌入侵的困境，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特别争气。在那当口，几所大学办得十分出色，大学师生也是才气逼人。清华是那样一所大学。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就在那样的时候，良铮进了清华的外文系。

我们是同班。从南方去的我，注意到这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其实他的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我当时也喜欢诗，但着重韵律、意象、警句。那时候，我们交往不多。

后来到了昆明，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一位英国青年教师也到了昆明。我们已在南岳听过他的课，在蒙自和昆明，我们又听了他足足两年的课，才对他有点了解。这位老师就是威廉·燕卜苏。

燕卜苏是位奇才：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英国大学的最好产物，然而没有学院气。讲课不是他的长处：他

不是演说家，也不是演员，羞涩得不敢正眼看学生，只是一个劲儿往黑板上写——据说他教过的日本学生就是要他把什么话都写出来。但是他的那门《当代英诗》课，内容充实，选材新颖，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前者是以“跳跃节奏”出名的宗教诗人，后者刚刚写了充满斗争激情的《西班牙，1937》。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苏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情、实况，加上他对于语言的精细分析。

我们对他所讲的不甚了然，他绝口不谈的自己的诗更是我们看不懂的。但是无形之中我们在吸收着一种新的诗，这对于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倒是一副对症的良药。

这时候，良铮已经在用穆旦这个笔名写诗了，一开始是发表在墙报上，后来才在昆明《文聚》之类用土纸印的杂志以及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出现。

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的诗更好懂，他的那些掺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曾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开过救护车，还来过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若干首颇令我们心折的十四行诗。

这一切肇源于燕卜苏。是他第一个让我们读《西班牙，1937》这首诗的。

穆旦的诗里有明显的奥登的影响。例如见于《五月》一诗的：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依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樣的朦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過去以後，
誰也不會看見的
被恭維的街道就把他們傾出，
在報上登過救濟民生的談話後，
愚蠢的人們就撲進泥沼里，
而謀害者，凱歌着五月的自由
緊握一切無形電力的總樞紐。

在最後兩行里，那概括式的“謀害者”，那工業比喻（“緊握一切無形電力的總樞紐”），那帶有嘲諷的政治筆觸，幾乎象是從奧登翻譯過來的。

然而又不是。它們是穆旦自己的詩句，寫的是中國的現實；而開頭的幾行中國古典風的詩句更是穆旦別出心裁的仿作，而仿作只是為了提供一個對照：兩種詩風，兩個精神世界，兩個時代。不過在運用這種猝然的對照上，也顯出燕卜蘇所教的英國現代派詩的影響，已經深入到中國青年詩人的技巧和語言中去了。

這就表明，在當年昆明，穆旦和他的年輕詩友，是將西歐的現代主義，同中國的現實和中國的詩歌傳統結合起來了的。

這一結合產生了许多好詩。穆旦的《五月》、《夜晚的告別》、《贊美》、《春》、《詩八首》等等，杜運燮的《滇緬公路》，鄭敏的一系列沉靜深思的小章，都是好詩。都是當時年輕人的詩，一開始文字有點毛糙，但很快穆旦就學會寫得更緊湊，文字也更透亮：

春

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
啊，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不止是所谓虚实结合，而是出现了新的思辩，新的形象，总的效果则是感性化，肉体化，这才出现了“我们二十岁紧闭的肉体”和“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那样的名句——绝难在中国过去的诗里找到的名句，从而使《春》截然不同于千百首一般伤春咏怀之类的作品。它要强烈得多，真实得多，同时形式上又是那样完整。

等到穆旦来写《诗八首》，他又使爱情从一种欲望转变为思想，出现一种由实到虚的过程，然而“虚”只是为了扩大精神背景，文字上也相应地出现一种哲理化：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其实这哲理化仍是处处伴随以形象：拥抱，照明，黑暗，沉迷，因此
又是有物可按，一点儿也不空洞，反而把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
特点——言语照明世界，成形和未成形，可能和不可能——突出
起来。这样的情诗在中国的漫长诗史上也是从未见过。

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
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
罢了。

二

足足三十年，穆旦不再涉足诗坛。

然而他没有停止写诗，写得少了，但仍然在写。使人惊讶的，
是仍然写得很好。

例如以《冬》为题的四首之一：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这首诗，当它还以手稿形式在朋友间流传的时候，引起了安慰和希望：安慰的是，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诗人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写得那样动人；希望的是，虽然这诗的情调是沉静而又哀戚的（试看每一节都以“严酷的冬天”作结），但有点新的消息，恰恰在“严酷”之前端出了“跳动的生命”，“人生的乐趣”，“温暖”。当时“四人帮”已倒，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但人们心里充满了期待，所以朋友们也就觉得这一下好了，穆旦将有第二个花朝了，而且必然会写得更深刻，更雄迈，象《冬》所已预示了的那样。

还可以提出一点：解放前的出色诗人在解放后虽有写诗的，往往写得不及过去，过去写得那样精妙，后来不是标语口号，就是迹近打油了。可见这一过渡是极为不易的。穆旦则不然。他的这首《冬》可以放在他最好的作品之列，而且更有深度。

这原因，据我看是两个。一个是他真的有感，不是一次偶然的冲动，而是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深刻感受。另一个是诗艺上的严格。格律谨严，大多数诗行字数一样，脚韵从头到底（每节2、

4、5行之末押韵)，不让任何浮词、时髦词、文言词进入。他的诗歌语言最无旧诗词味道，同过去一样是当代口语而去其芜杂，是平常白话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韵律的乐音。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年现代派的特别“现代味”的东西也不见了——没有工业性比喻；没有玄学式奇思，没有猝然的并列与对照，等等。这也是穆旦成熟的表征，真正的好诗人是不肯让自己被限制在什么派之内的，而总是要在下一阶段超越上一阶段的自己。

因此，从任何方面说，《冬》都是一种恢复，又是一种发展。熟人们几乎是象期待济慈的莎士比亚化阶段那样期待着穆旦的新的诗歌年华。

然而这却没能实现。

但是又无须过分懊丧，因为《冬》虽是绝唱，但在它之前却还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另一类诗歌是穆旦——查良铮的成绩。这就是他的译诗。

查良铮在五十年代从美国回来之初，利用他在芝加哥学的俄文译了大量普希金的诗：从《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直到《欧根·奥涅金》。这一阶段过去后，他转向英国浪漫主义诗：雪莱、济慈、拜伦都各有一选集，而最主要的成绩则是拜伦的《唐璜》两厚卷。此外，他在不同时期译过一些英国现代派诗，叶芝、奥登等人所作之外，主要是艾略特的《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荒原》。

这三大类作品都是以诗译诗，这是第一特点。不仅译成诗体，而且原诗有格律的，译诗也有格律，这是贯彻始终的。

我为了编一部诗选，曾将《荒原》的前后三个中译本加以比较，结果我发现：良铮所译最好。

也许这是因为艾略特是现代派，性质相近，所以译起来得心顺手？

那么，拜伦该是另一种性质了吧。《唐璜》是一部大书，又是一

部奇书，既讲故事，又发议论，二者都极精采。以文体论，这里是英国上层人士讲的那种地道口语，很有风趣，百无禁忌，讽刺，挖苦，表现在诗里的是倒顶点，险韵，外国话，还有其它怪东西——连药方都出现过。当然，还写爱情，写战役，叙述旅行中的奇遇，美景，等等，变化是很多的。对于任何译者，此书是一大考验。上海过去出过一个译本，只是分行写的散文，还有许多错误。

查良铮的译法是：以原诗的意大利八行体为基础，保持其全部脚韵，但在韵的排列上略加变动；保持其口语文体，以及文字上的几乎一切特点（包括成为拜伦讽刺艺术一大组成部分的“倒顶点”），全书十七章十四节一律如此。在全部译稿完成之后——这正是他困处大学图书馆的岁月——他又通读几遍，随时修改，最后才带点自慰地把稿子放在一边，让它“冷却”，准备过一个时期再去加工。

其结果，一部无愧于原作的文学译本在中国产生了。

译者的一支能适应各种变化的诗笔，译者的白话体诗歌语言，译者对诗歌女神的脾气的熟悉，译者要在文学上继续有所建树的决心——这一切都体现在这个译本之中。

这里有戏剧性的场面：

听到惊叫声，唐璜立刻跳起来，
一把托住海黛使她不致栽倒；
接着从墙上摘下剑，怒冲冲地
就要惩罚这不速之客的侵扰；
兰勃洛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口，
只冷冷一笑说：“只要我一声叫，
立刻就有千把刀子亮在这里，
小伙子，不如把你那玩艺收起。”

(IV.37)

这里有富于浪漫情调的风景：

黄昏的美妙时光呵！在拉瓦那
那为松林荫蔽的寂静的岸沿，
参天的古木常青，它扎根之处
曾被亚得里亚海的波涛漫淹，
直抵凯撒的古堡；苍翠的森林！
屈莱顿的歌和薄伽丘的《十日谈》
把你变为我梦魂萦绕的地方，
那里的黄昏多叫我依恋难忘！

(Ⅲ.105)

你要另一种笔调么？请听听这半开玩笑的议论：

“余何所知哉？”这蒙田的座右铭
也成了最早的学院派的警语：
人所获知的一切都值得疑问，
这是他们最珍视的一个命题；
自然，哪儿有确定不移的事物
在这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里？
我们此生怎么办！这真是个谜，
连怀疑我恐怕都可加以怀疑。

(IX.17)

这最后一行里出现了拜伦的语言游戏，译者似乎是毫不费力就把它移植过来了。同样，拜伦的例笔也没有难倒他：

谁料时间竟把那仙品的醇美

一变而为极家常的淡然无味！

(Ⅲ.5)

而当拜伦感喟生死无常的时候，译者的声音也是忧郁而又动人：

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悠久地

对夜风叹息，而我的歌早已沉寂。

(Ⅳ.99)

似乎在翻译《唐璜》的过程里，查良铮变成了一个更老练更能干的诗人，他的诗歌语言也更流畅了，这两大卷译诗几乎可以一读到底，就象拜伦的原作一样。中国的文学翻译界虽然能人迭出，这样的流畅，这样的原作与译文的合拍，而且是这样长距离大部头的合拍，过去是没有人做到了的。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诗才，但通过翻译诗才不是受到侵蚀，而是受到滋润。能译《唐璜》的诗人才写出《冬》那样的诗。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

作者简介

王佐良 1916年生，浙江上虞人。现任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译有：《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曹禺《雷雨》英译、《英国文学论文集》、《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专著)、《照澜集》等。